

[德] 格温·施特劳斯 著 俞琰 译

Gwen Strauss

鱒鱼

The

九位女性逃出纳粹集中营的真实故事

The True Story of A Band of Women Who Survived the Worst of Nazi Germany

之歌

Nin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九

九位年轻女性逃出纳粹集中营的 真实故事

[德] 格温·施特劳斯 著

俞琰 译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北京·

THE NINE: A TRUE STORY OF NINE DARING WOMEN AND THEIR
ESCAPE FROM THE THIRD REICH Copyright © 2021 by Gwen Strau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ublishing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2023 by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鳟鱼之歌：九位女性逃出纳粹集中营的真实故事 / (德) 格温·施特劳斯
著；俞琰译。—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2023.9
ISBN 978-7-5142-3664-4

I. ①九… II. ①格… ②俞…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
营—史料 IV.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5263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23-1626

鳟鱼之歌：九位女性逃出纳粹集中营的真实故事

著者：[德] 格温·施特劳斯
译者：俞琰

出版人：宋娜
策划编辑：冯语嫣 责任编辑：冯语嫣
责任校对：岳智勇 封面设计：梁依宁
责任印制：杨骏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发行电话：010-88275993 010-88275711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260 千字
印 张：13.5
版 次：202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2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09.00 元
I S B N：978-7-5142-3664-4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印制部联系 电话：010-88275720

献给伊莉莎、诺亚和苏菲

我们共同走过，
在恐惧、寒冷、饥饿和希望中，
那身体和精神上的磨难。
不能再重复，哪怕对我们来说，
它被限制在永不复返的世界里。
我们一起承受的，
是我们的那段生活，那些时刻。
就像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嬗变，
在另一生中。

——妮科尔·克拉朗斯，九姐妹之一

目录

CONTENTS

九姐妹·····	001
第一章 埃莱娜·····	001
第二章 扎扎·····	033
第三章 妮科尔·····	082
第四章 隆和居居·····	123
第五章 津卡·····	156
第六章 若塞·····	188
第七章 雅基·····	205
第八章 梅娜·····	227
第九章 最长的一天·····	263
第十章 重返人间·····	281
第十一章 归家之路·····	304

第十二章 只是个再见·····	330
致读者·····	375
致 谢·····	382
章后注·····	389
参考文献·····	410

九姐妹

埃莱娜·波德利亚斯基（Hélène Podliasky），我的舅祖母，被其他八姐妹称作“克里斯蒂娜”。24岁在法国东北部参加抵抗组织时被捕。能说五种语言，是位天才工程师。在逃亡过程中担任队长。

苏珊·莫代 / 扎扎（Suzanne Maudet / Zaza），埃莱娜高中时的朋友。22岁在巴黎青年旅舍工作时被捕，被捕时刚与勒内结婚。自称队里的学者，战争一结束就写了本关于逃亡的书，基调乐观，于2004年出版。

妮科尔·克拉朗斯（Nicole Clarence）抵抗组织里的重要人物，于22岁生日翌日在巴黎被捕。是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最后一批转移的57 000名战俘之一。

马德隆·费尔斯南 / 隆（Madelon Verstijnen / Lon），队里两名荷兰姑娘之一。27岁于巴黎与同在荷兰抵抗组织的兄弟会合后被捕。她和埃莱娜是队伍里德语最娴熟的人，是前哨斥候。固执而勇敢，在1991年时记叙了她逃亡时的往事。

吉耶梅特·丹德尔斯 / 居居 (Guillemette Daendels / Guigui)，隆在荷兰时的朋友。23岁时和隆来到巴黎，第二天便被捕。性情平和，是队伍里的外交官，后同梅娜成为挚友。

勒妮·勒邦·沙特奈 / 津卡 (Renée Lebon Châtenay / Zinka)，队伍里最勇敢的姑娘，在29岁潜入监狱营救丈夫时被捕，并在法国一处监狱分娩。是地下抵抗组织“彗星网络”(Comète network)成员，曾协助被击落的盟军士兵逃亡西班牙。

约瑟芬·博达娜瓦 / 若塞 (Joséphine Bordanava / Josée)，西班牙人，九姐妹中最小的，20岁时在马赛被捕。在法国南部一家保育院里长大，是“马塞尔网络”的成员。为隐蔽的犹太儿童和抵抗组织家庭送救济包裹，因优美歌声而出名。

雅克利娜·奥贝里·杜·布莱 / 雅基 (Jacqueline Aubéry du Boulley / Jacky)，战争遗孀，逃亡中为白喉所苦。参加过“布鲁图斯网络”(Brutus network)，29岁时在巴黎被捕。坚韧而直率，经常畅所欲言。同妮科尔一样，也是1944年8月巴黎解放前最后一批转移的57 000名战俘之一。

伊冯娜·勒·吉尤 / 梅娜 (Yvonne Le Guillou / Mena)，巴黎的荷兰抵抗组织的一员，22岁时被捕。风情万种又随心所欲，易于坠入爱河。巴黎工人家庭出身，但祖籍是布列塔尼。



Helene Boudias 埃莱娜

埃莱娜·波德利亚斯基 | 图片来源：玛蒂娜·富尔卡德（Martine Fourcaut）

鳟鱼之歌

一个女人跑出队列，冲进起伏荡漾的油菜花田中。她双手把花朵从茎上扯下来，填进嘴里。虽然又乏又蒙，但每个人都看见了她的行为，恐慌像一股电流一样在女人群里快速传开。埃莱娜惊呆在原地，坐等着随之而来的枪声。可能马上就是一阵机枪扫射，把她们这一整队人都打倒——警卫经常干这样的事：对着人群无差别射击，好给她们上一课——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她只听见几千只穿木鞋的脚继续前进的踏步声。

当那个女人跑回队列里，埃莱娜看见她脸上粘着点点黄花，她在微笑。

于是另一个女人跑进花田里，拼命地尽量摘花，用她破衣服上的布头兜着。当她回到队列里以后，女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向她，迫不及待地抢着将花吃下肚去。

她们凭什么这么侥幸？

就在昨天，埃莱娜前面隔了几队的一个可怜女人头上就挨了一枪，

只是为了摘一个烂了一半的苹果。

埃莱娜四下看看，她的队列拉得很长，行列之间到处是空当，视线里没有警卫。

“快！”她立刻悄悄对雅基说，并用胳膊肘捣了她一下。

“我们说好了要等到天黑的。”雅基向她耳语道，声音又急又怕。

埃莱娜拍拍津卡的肩膀：“看，没警卫。”

“瞅着啦。”津卡点点头，抓住扎扎的手说，“这是最好的机会。”

她们走到路的拐弯处，一条土路在此交叉，旁边并列着一条深沟。埃莱娜知道机会来了：大队需要排两列前进，所以没人能发现她们的小动作。津卡、扎扎、隆、梅娜和居居在她前面，小心地蹭出队伍，然后埃莱娜带着雅基、妮科尔和若塞闪身出来。一个女人混进她们之间，停下来喊着她太累了。

“别管她了。”埃莱娜嘘道，把她的朋友们一个个拉走，“快点儿。”

她们一共九个姑娘，手拉着手，闪出队列，一个接着一个跳进沟里。她们趴在沟的最深处，沟底的土湿漉漉的。埃莱娜觉得她的心顶着肋骨狂跳，她渴坏了，甚至想舔沟底的湿泥。她不敢抬头看她们被发现没有，看她会不会在舔泥地时被一枪打死在沟里。她朝隆看去，隆正望向上面的大路。

“你看见什么了？”埃莱娜悄声道，“我们暴露了吗？”

“光看见脚了。”隆盯着望不到头的妇女队伍，从她们头上艰难跋

涉过去。女人们有一半是光着脚的，有一半穿着木鞋。那些泥泞的光脚无不走得通红，流着鲜血。

隆又确认了一遍，确认没人发现她们。实际上，队伍一路上路过了许多尸体，这几个沟底的女人看上去也只不过是另一堆死人。

她们胳膊环抱在一起，心狂跳着，等着木鞋的拖地声渐渐远去。等大队再也看不见了，机械的脚步声也不再响起了，隆说道：“没人了。”

“现在我们快走。”埃莱娜站起来，指挥大家沿着沟的反方向走。不一会儿她们就气喘吁吁，但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喜悦中。她们爬出阴沟，躺倒在田野里，她们躺在地上望着天空，一边互相紧握着手，一边神经质地大笑着。

她们成功了！她们逃出来了！

但她们现在还处于萨克森的腹地，在她们面前的是恐慌而不怀好意的德国村民、惊怒败退的德国党卫队军官、苏联红军，还有头顶上的盟军轰炸机。但愿美军在附近某个地方吧，她们得找到美军，不然就会死在路上。

我的舅祖母——我总叫她埃莱娜阿姨（原文为法语 tante）——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额头有点高，笑容很有感染力；她头发像夜一样黑，眼睛漆黑发亮，眉毛又浓又俏。虽说看上去小巧玲珑，但你能感觉到藏在她那副小个子中的巨大能量。她一直都有种庄严

雍容的风度，哪怕到老，也从来都穿得优雅得体，十指修剪得整齐精致，浑身散发出睿智的光辉。她有一张二十多岁时拍的照片，那时的她看上去宁静又机智。啊，她简直天生就是个领导。

1943年5月，我舅祖母参加了抵抗组织，具体来说是在航空局在M地区的支部。这个航空局于4月成立，主要负责法国内地军（F.F.I. 戴高乐给抵抗组织的命名）和英国的联络。它的主要职能是确保特工和情报安全传递，以及接收空投武器。M地区是F.F.I.最大的分区，囊括诺曼底、布列塔尼和安茹。诺曼底登陆快开始时，此处的工作变得非常关键，又相当危险。盖世太保对地下组织破坏严重，捕杀了一大批干部和成员。登陆日前后那几个鸡飞狗跳的日子里，埃莱娜所在的地区成了个马蜂窝。抵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盖世太保也越来越凶残，他们挥舞着螳臂，大肆捣毁地下组织。

埃莱娜是23岁时加入组织的，那时候她在索邦大学的数理课程读了一半，还在一家电灯厂当化学工程师，成绩显著。但随着抵抗组织的战斗越来越重要，她也就辞了工，全身心地投入到打击法西斯的事业之中。父母问她的境况，她也没说实话。她在组织里的化名是“克里斯蒂娜”^{1①}，在纳粹的花名册上，就是这个名字。在这一群逃亡的姑娘中间，

① 埃莱娜的信息大部分来自2002年我对她的采访。

大家也这么叫她。

她的上级是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代号“基姆”（Kim）。战争爆发时，基姆是法国山地步兵里一支精锐部队的队长。1940年，他在挪威作战时得了严重的冻疮，于是撤到了英国，在那里恢复了健康。伤愈后他潜回法国，参加了内地军，于1943年主持航空局，并在法国北部设立了一系列的“接收委员会”。埃莱娜是他亲自招募的14名特工之一，负责勘察地貌，寻找合适的伞降地点。每一次空投行动时，她还负责组织一队抵抗组织成员在降落区接应。后来她的工作还包括建立起不同的地下抵抗网络与M地区的联系，以及和英国传递情报。她一方面向伦敦加密通报辖地的近况，一方面解译公开电台发布的暗号，接收伦敦的指示。

她在满月之下期待着，期待着盟军飞机找到空投地点。三天前，她准时打开收音机。暗号是通过BBC发布的，在特定的某一刻钟内，广播里会播送“法国人对法国人讲话”。埃莱娜常常好奇，当那些普通听众听到这些暗号，譬如说“艾琳的皮拖鞋太大了”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

她和她的小组在图尔区桑布朗赛镇空投点附近的林荫下静静地等待着，一会儿就听见渐渐增强的飞机引擎轰鸣声。埃莱娜按亮电筒，一亮一灭，发出准备接头的摩尔斯电码。等了一会儿，小飞机也一亮一灭地回信，她松了一口气。

“快上！”她朝队员低声道。他们一个接一个打开电筒，就像多米

诺骨牌一样，在地上排出空投点的轮廓。小飞机盘旋了几周，埃莱娜的心紧绷了起来，生怕周围村里的村民们听见飞机的引擎声，或者看见明亮月夜中的点点伞花。一等到空投箱落地，队员们便奔过来取。箱里装满了轻武器和炸药，还有一部新电台以及新的密码本。为了鼓舞士气，英国人还附赠了巧克力和香烟。

正当她的小组往大包小包里塞着各种枪支、弹药和香烟的时候，小飞机又绕回来了。他们停下来观看，发现又有什么从飞机上降落下来。埃莱娜分辨出白色降落伞下是一个人的剪影，她赶忙把剩下的东西分给各人，命他们赶快分头隐蔽。但愿大家在那人落地之前就藏好吧，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他们得把空箱子收拾好，把降落伞埋掉。这些降落伞都是用好绸子做的，她早就想用它们做条裙子了。可是上级不允许，命令就是命令。

神秘人从伞具中解脱下来，点了根烟。他站在一边，看着埃莱娜指挥剩下的两个人。因为需要在谈话前捋捋思路，她先没接近他。而且这样的行动必须速战速决，要在15分钟内疏散完毕。这样即使有人看见了降落伞或者听到飞机声赶来，也只会看见一片空空如也的土地。

埃莱娜终于有空去见这个又高又瘦的新人。他把烟卷拿开，烟头的火星映照出他棱角分明的方脸。他看上去还有点儿高兴，但是埃莱娜不是。“他们可没说还要扔个能喘气的下来。”她生气地说，丝毫没有遮掩自己的不满。

“Fantassin。”他回应道，伸出手来和她握手，埃莱娜不情愿地握了一下。“那你肯定是克里斯蒂娜了？别人跟我提过你。”

“别人怎么没跟我提过你？我这边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埃莱娜有点儿受惊，打算让自己听起来凶一点儿。Fantassin 在法语中是“步兵”的意思，大家私底下谈论过这个代号，说这人是个重要人物。还好，天很黑，对方没看出来她的尴尬。

“我们不想冒险让人知道我回到了法国。泡菜佬^①破坏了组织，以后得愈加小心。”

他递给埃莱娜一支烟，帮她点着了。这让她有空考虑一下。

“但我不晓得把你安排在哪儿。”她说，顺便放下了她那硬充坚强的架子。

“我们信任你。在和这边接上头之前，我先待在你那边吧。”他直接命令道，毫无商量的余地，似乎还有点儿乐见她发窘。“要是我妈知道了这事……”她想到。她母亲上学的那个年代，学校内男女生是严格分隔开的。带她们的嬷嬷会告诫姑娘们，要她们在路过男生寝室时，要避开男孩们的注视，否则就会被原罪所诱惑。

从空投点要骑好长一段时间自行车才能回到埃莱娜的公寓，“步兵”

① 泡菜佬即“boches”，同盟国对德国人的蔑称。——译者注